

重重迷雾

● 谢志强 张素娟译
● 「日」 松本清张著

重重迷雾

[日] 松本清张著
谢志强 张素娟译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重重迷雾

【日】松本清张著

谢志强 张素娟译

责任编辑 李云阁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郑州市经五路16号）

河南省荥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1.25印张 243千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500册

ISBN7—5400—0020—1/I.20

统一书号：10385·150 定价：2.00元

1 芦村节子在西京站下了电车。

许久未到这里来了。刚踏上台站，药王庙的三层塔身就已历历在目，那塔身也使她十分怀恋。时值深秋，和暖的阳光照射着塔下的松林。走出车站，一条大道直通药王庙。道旁有家兼营古玩茶馆，货架上摆放着古香古色的屋瓦等物品。同节子在八年前所看到的情景一样，一家家店铺依旧保持着昔日在街道上所占据的位置。

天空阴晦，寒风料峭。不过，节子倒是心情振奋，兴致蛮高。因为，无论是脚下的这条路，还是将走近的庙门，都是久别重逢了。

她和丈夫亮一栢伴来到京都，亮一出席学术会议，要忙上一整天。夫妻双双出游是多年来的第一次，早在离开东京之时，她就决定：要在丈夫开会期间游览一下奈良。

步入药王庙门，她站在三层塔下。记得上次来时，这座塔正在修缮之中。当时，她感到十分扫兴。而今，整个塔身则都赫然在目，光彩照人。一如既往，今天依然不见游人。一般说来，来奈良的游客是不大涉足此处的。

看完大殿的雕像，天已过午。时间已不许可再看下去，她就匆匆走出了药王庙门。

从药王庙到唐招提寺这段路，她最为神往。八年前来这里时，正值暮春天气，朵朵白色木兰花由西边那瓦顶板心泥墙上伸出头来，艳阳高照着道旁农舍的房山，衬托得墙壁分外洁白。不过，今天天气有点阴晦，墙壁显得黯然失色。

这条路上照例行人稀少。坍塌的土墙上爬满了火红的长

春藤，这堵断垣残壁也象陈列品一般千古不变。一个正在农家小院里将稻子的少女目送着节子走过。

到了唐招提寺，只见寺门早已在什么时候修葺一新了。

记得早先到此游览时，这个寺门破败不堪。门柱的下端已经开始腐烂，布满青苔的瓦顶门楼已经倾斜，摇摇欲坍。不过，当时门旁山樱盛开，恰与残红斑驳的门柱相映成趣，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“古香古色”之感。

离大殿还有老长一段路。两旁树木茂密。矮小的接待室依然是八年前所见到的老样子，有一个老僧在出售彩色明信片 and 护身符。

节子首先瞻仰大殿。在装饰有巨型鸱尾的大屋顶下，一字儿排列着八根饱经风雨的圆柱。它那完美无缺的造型让人啧啧称赞，使人联想到法隆寺那种向外鼓起的立柱，又颇有点希腊式建筑风格。

她沿着大殿两厢宽敞的廊檐绕到殿后。

鼓楼及经堂也是同时修缮的，显得红光耀眼。从这个角度望去，唐招提寺的布局实在妙不可言，使人感到犹如在欣赏一首优美动听的乐曲。

节子伫立良久，并无一人前来瞻仰。

云彩裂了点缝隙，露出一抹淡淡的秋阳。八根鼓状圆柱投出一排阴影，煞似奇异的立体图画。因为廊檐宽阔，射来的光线被拦腰遮断，上部靠近廊檐的地方，依然很暗。蓝色的窗棂和雪白的粉壁都显得暗淡无光，唯独那朱红圆柱却光彩夺目，她出神地在那儿看了许久。

第一个使节子领略到古刹之美的，是她已故的舅舅。舅

舅名叫野上显一郎，原是一名外交官，战争期间，曾是驻欧洲中立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，战火未熄就病故于任上。

节子还记得母亲那不胜痛惜的话语：“你舅舅那样壮实的人，竟……”当时节子二十三岁，和丈夫结婚刚交第二个年头。一想起舅舅的事儿，母亲的话语也就一齐涌上心头。

舅舅的体格的确是健壮无比的，从中学到大学，他一直参加柔道训练，曾获三“段”^①称号。舅舅出国之际，正是战争进入白炽化阶段，她和母亲赶到东京车站为舅舅送行，因为实行灯火管制，车站里昏暗不明。

当时，日本已经遭到了美国机动部队的沉重打击；在欧洲战场上，德、意两军也在节节败退，原以为舅舅是出任到中立国，只要安全抵达任地，就可以太平无事了。谁料想，他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就连当时的日本报纸在报导舅舅死讯时，也说他“在中立国，于错综复杂之欧洲政局下，竭诚推行日本之战时外交，终于以身殉职”。

可以说，就是这位体魄健壮的舅舅，教她领悟了古刹之美。舅舅早在学生时代，就曾多次漫游奈良的古刹与大和之路。进入外交界以后，也未曾中断过。尤其，在他出任副领事去天津和欧洲各地供职后，每逢回日本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重踏大和之路。

其实，节子还未曾让舅舅带到关西来过。

“节子，有机会舅舅带你去，给你好好讲讲。”

舅舅老早就许过此愿，可到底还是没能兑现。

一到国外，舅舅就从住地给她寄回了印刷精美的明信片

① “段”为日本柔道等级，“初段”最低，“十段”最高。三段为业余爱好者之较高等级。

片，但对外国风景之美则只字不提，只是写道：

“你去游览奈良古刹了吗？飞鸟^②古刹也要抽空看一看。要不是远隔天涯，舅舅也想请个假去一趟的，可……”看来，正因为舅舅身居国外，才格外怀恋故国日本的古刹。

看完大殿，节子来到门口，走进出售护身符和彩色明信片的小接待室里，想在这里选购几件礼品，带给表妹久美子。小接待室里除了明信片外，还摆放着一些小巧玲珑的陶瓷挂盘，上面烧有“唐招提寺”四字，颇有点纪念意义，节子就买了它。

在老僧包扎挂盘的当儿，她蓦地发现那儿放着一本留言册。正好是翻开着的，她就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，只见上面有著名美术评论家以及大学教授们的签名。看来，尽管一般游客无心问津，但这些文人墨客却还是颇有兴致来此光顾的。

老僧包扎挂盘颇费功夫。节子将留言册向后面翻了一页，上面签满了人名，一个个签名展现了各自的笔体。她的视线落在其中一个名字“田中孝一”上，当然，这并非她知晓这个名字，乃是因为这一笔字好生熟悉。

“给您盘子。”

老僧好容易捆扎好挂盘，递给节子，因见她正对着留言册上的人名出神，就邀请道：

“请夫人也留下芳名吧。”

因为难得来此一趟。节子也有心要挥上一笔。当签上自己名字之后，她又翻到了前面一页。她怎么也丢不下这件

② 飞鸟地名，位于奈良县高市郡，公元六七世纪，曾在此建都。

事，谜团并不在那个名字，而在于这一种笔体。她总觉得，它酷似亡舅的手迹。

舅舅早在青年时期就写得一手好字。此刻，她看着这几个毛笔字，无论那右肩微微上挑的习惯，还是那“一”字向一边拖笔的收势，都酷似舅舅的手迹。就是说，舅舅名字显一郎的“一”字，和这位田中孝一的“一”字笔法一模一样。她知道，舅舅自幼就临摹中国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字帖。

她寻思：该不是到了这座古刹，过多地缅怀亡舅，以致于产生了幻觉吧。世上笔体相似者大有人在。不过，碰巧来到舅舅爱慕的寺院，又发现酷似舅舅的手迹这件事，仍然使她感到欣慰。这位是何方人氏呢？为了慎重起见，她询问老僧：

“这一位，也是远道而来的吗？”

老僧兴味索然地对田中孝一之名扫了一眼：

“不晓得呀。”

“在这一页上签名的人，是哪天来的呢？”

“这个啊，”老僧老眼昏花地看了看签名的次序，“依我看，是十天以前吧。”

如果是十天以前，这位老僧或许还记得签名的这位参拜者。照理讲，此寺游客寥寥，不会太忙碌的。

然而一问，老僧却说：

“不，来拜庙的人那末多，我可记不清一个一个都是什么人。”

节子失望地离开古刹，循原路返回。可是不知怎么回事，今天就是无比地思念舅舅。触景生情，思念亡亲，或许就是观赏了古刹秋色之故吧。

她和丈夫约好今晚在奈良的旅馆里相会。丈夫在京都告诉她，学术会议一毕，就于八点钟赶到奈良。由于乌云漫空，似乎天色已晚，其实才只转游了两个小时。

节子又回到了西京车站。马上就要回奈良了，可是，不知怎的，此刻竟有点快快不快。当初，她曾作过周密计划，打算沿着佐保路由秋筱寺游览到法华寺。而此刻，竟忽然兴致索然了。她对那个田中孝一依然割舍不下。虽然和他素昧平生，但他的字迹却不可思议地萦绕在她的脑际。

她站在站台上，上行的电车驶进了站。不用说，照原订计划理应就此登车。但，她终于还是迟疑不决地眼看着电车开走了。节子主意已定，她折转身，跨步登上刚巧开来的下行火车。

透过车窗，只见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呈现出一派萧杀的秋色。秋收已毕，无边无垠的农田荒凉空荡。在丘陵的映衬下，法起寺的三层古塔隐约可见，法隆寺那五层古塔也鲜艳夺目地出现于松林之中。

节子在橿原神社前站下了电车。

出租汽车飞驰着，大道上不见行人。两旁是广阔的原野，一座座农舍聚集的村落星罗棋布。过了冈寺，桔寺的粉墙就扑面而来。节子告诉司机等候她，自己迈步踏着专门高高的石阶拾级而上。

桔寺是一座小寺，节子十分欣赏这个寺名。她来到正殿旁边的接待室窗口，这里也出售护身符和明信片。

她在那儿买了明信片，环顾室内，并无留言册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鼓足了勇气说，“要是留有留言册的话，

我想留个名……”

正在临帖写字的接待僧，抬头看了看她，默不作声从自己坐的桌旁递过来一本留言册。

节子急忙从最后一页翻找起来。但是，并未找到“田中孝一”之名。她签上自己的名字，为防万一，就又翻看了前面的纸页。但，连看几遍，却未见到“田中孝一”的大名。

“谢谢。”

节子送还留言册。她走下石阶，坐进出租汽车。

“上哪儿？”司机回头问。

“请开到安居院吧。”

司机重又驱车飞奔起来。道路伸延在收割完毕的稻田之间，刚才在桔寺遥遥在望的森林扑面而来。节子在写有“安居院”三字的大门前下了汽车，她照例叮嘱司机原地等候。

走进安居院大门，大殿横陈眼前。院子里堆放着一些似乎用作基石的大石块。

大殿的正尊，传说是止利佛师^①所雕塑的飞鸟大佛，节子早已在美术史一类书籍的插图中多次看过。此刻，她无心参拜那“憨态可掬”的本尊，她来此要作的第一件事也还是查看留言册。

寺院接待室里空无一人。在奈良各寺之中，此处实在是满目孤寂。或许是见到节子站在当院吧，一个年约五旬的老僧身披白色袈裟由方丈里走出来，探着头问：

“您拜佛吗？”

^①止利佛师：为日本飞鸟朝代首屈一指的法师，日本佛匠鼻祖。传说是中国南梁司马达之孙，善雕佛像。

若是往日，她是要参拜本尊的，可此刻，她关心的却是别的事情。她只买了护身符和明信片。在此无需开口，留言册就摆在接待室的窗口。

“啊，”节子对老僧说，“我从东京专程来到宝刹，请允许我在留言册上签个名吧。”

老僧满脸陪笑地对她说：

“那您请，请吧。”

节子打开留言册。趁老僧磨墨不注意，她看到最后一页上只有三个人签名。翻到前面一页，这一页上写满了与她素来无缘的陌生名姓。但是，当她翻开新的一页后，却不禁要叫出声来。

这一页上竟然写着一个她所眼熟的“田中孝一”，笔体也和她在唐招提寺所见到的一模一样，就如同是用同一枚图章印出来似的。老僧磨好墨递过来，她询问道：

“请问……”她手指着“田中孝一”几个字，“这位先生是哪天来宝刹的呢？”

那语调俨然就像在打听自己的挚友。

老僧俯身看了看。

“嗯……”他歪着头回忆说，“是哪天呢……签在这一页上的，大概在一星期或者十天以前吧。”

她听后，看了老僧一眼。

“老师傅，您不记得这人了么？”

老僧又歪过头来：

“不记得是哪一位啦。我说，那是您的熟人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她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，“来到宝刹，想起久别的亲人，这才询问的，可……”

节子的视线重又扫向留言册上的签字，实在太像舅舅的笔迹了。

节子存有几张舅舅所写的手迹。因为是小时候给的，所以并不是艰涩难懂的汉诗。舅舅的爱好就是：先铺上一块红毡，再摊开宣纸，待舅母磨好墨后，挥动大笔书写汉字。假如此刻身边带有舅舅的手迹，她真想拿出来与“田中孝一”这四个字对对笔体呢。

节子到达奈良的时候，夜幕已经降临。街市上灯火通明。她在站前乘上出租汽车。黄昏时分，公园大道上的行人已渐稀少，唯独兴福寺的古塔，被下方射来的灯光映照得晶莹夺目。

旅馆已和丈夫商定，预订住在飞火野。到了旅馆一看，丈夫亮一已经先行抵达，并已洗浴完毕。

“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”

节子道了歉。丈夫那近来日渐发福的身躯裹着睡袍，正弓着腰在看报。

“你要洗澡吗？”丈夫一见她，就问。

“回头再说吧。”

“那就赶快吃饭吧，真饿坏了。”

丈夫孩子似地拍拍肚子。节子随即让女服务员给送晚饭。

“您，京都那儿早就完事了吗？”节子问。

“是啊，早完事了。后来，一些老朋友们要进行联欢，我又不会喝酒，况且你还在这儿等着，所以就脱身赶来了。”

节子对自己的迟到，格外感到不安。

“我太失礼了，请您原谅。”

“好了，”亮一笑眯眯地望着她，“还是谈谈夫人的古刹之行吧。”

丈夫一直揶揄她的这种爱好。

晚饭送进了房间。滴酒不沾的亮一，吃起来十分省事。他急急忙忙端起饭碗，就从盘子一边抄起菜来。

“啊哟，看来真饿坏了！”节子看到丈夫的样子，有点忍俊不禁。

“是啊。今天在学会上搞得精疲力竭，由京都到这儿又乘了一小时电车，在车上就已饥肠辘辘了。夫人的古刹之行一定是心满意足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节子无意之中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声。此行与先前同丈夫商定的计划是大有出入的。

“佐保路一带可好？”

丈夫这样问，自在情理之中。亮一十分欣赏“佐保路”之名，此名感情色彩很浓。他颇为自豪地吟诵起万叶集①中所收大伴坂上郎女②的歌词：

情郎翘首望兮佐保路，

青青柳丝长兮春风佛。

“没到那儿去呢。”节子说。

“怎么？”他看着妻子，“那一带，你不是很感兴趣吗？”

①万叶集，日本古代著名诗歌集，成书于奈良朝代后期天平宝字二年（759）。

②奈良朝代著名女歌手。

“是啊。不过，我没有去那儿，只上桔寺及安居院几个地方转了转就回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丈夫大惑不解地问。

节子思虑再三，决定还是说出原由：

“到唐招提寺时，我见留言册上有一个签名酷似舅舅笔迹，就寻思：别的寺院留言册上会不会也有呢？”

“舅舅？”

亮一自打与节子订婚以后，就结识了野上显一郎。婚后也曾屡屡拜访，经常聆听这位妻舅的谈话。

“那一笔字很有舅舅的风格，所以，真使我恋恋不舍哩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令舅可是你古刹巡礼的启蒙大师呀！”

丈夫朗声大笑起来。

“这样，你当然要去其它寺院查看留言册啰。不过恐怕这一位甚至还去过法华寺和秋筱寺等地。你怎么会直奔飞鸟一带呢？”

“舅舅原本就喜爱那一带。我小时候，他从国外来信就常常抒发此类情思呢。”

“喂，喂，”丈夫说，“真玄呀！你该不是去寻找舅舅的吧？仅仅笔迹相似吗？”

“就是呀。可舅舅早在十七年前就去世了。不过，果然在安居院也发现了同样的笔迹。”

“那么，假冒舅舅笔迹的人，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叫田中孝一。可你是知道舅舅临摹的是中国北宋米芾字帖，笔体很独特的。”

“如果这位田中孝一也投师于中国书法家，那对你

“可算太缺德了。因为，他竟让你改变初衷，绕道安居院哟。”

因为紧靠飞火野，夜里十分安静。外面似乎下起雨来，房檐上雨点叮咚作响。

尽管受到丈夫的冷嘲热讽，然而，“田中孝一”四字在节子心里却总抹不掉。她还从未像今天这样，为缅怀在欧洲病故的舅舅而心神不宁过。

2 节子回到东京，第二天前去探望舅母。

舅母的住宅，坐落在杉并区腹心地带。附近，柞树林子四处可见，那是武藏野原始森林的遗迹。不远处，有一家昔日的贵族别墅，院落半掩在林木之中。节子十分乐意在这一带漫游。

新建住宅大批涌现，她所喜爱的树林已大多消失，但在贵族别墅一带，柞、橡、榉、枞等树依然枝繁叶茂，高耸云天。

舅母之家，位于其中一角。这一带，家家房屋都很陈旧。一条羊肠小道在杉树行间左曲右拐。每当初冬，小道两边就落叶堆积，走在这铺满落叶的小道上，使节子感到周身舒适自在。

她在一家小院门前摁了门铃，舅母孝子应声而出。

“唉呀，快进来！”舅母招呼着节子，“你从奈良寄来的明信片收到啦！你啥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昨天。”

“快进屋吧。”

舅母领她进了客厅。

这位舅母嫁到舅舅家那天的情景，还一直留在她幼年的记忆之中。

她记得，婚礼似乎就在舅舅出任副领事，即将抵天津赴任的前夕。他们婚后年余，曾联名给母亲来过信。她没有忘记，自己也曾蒙舅母给过一些十分优美的中国风景画明信片，舅母也写得一手好字。

正因为自己爱好书法，所以，舅舅老早就对姐姐——节子的母亲讲过：

“我可看不上提不起笔的女子啊。要是说亲，字写得好可得算一个条件。”

所以，舅舅娶下这位妻子，大概就是由于对这一条心满意足吧。

舅舅的笔体风格古怪，虽说是师法中国古帖，可节子在少女时代却根本看不上眼。那是一种右肩上挑、极有个性的笔体。

“在奈良呆了几天？”舅母边斟茶边问。

“只一个晚上。”节子拿出在奈良购买的礼品，说道。

“那可太短了。怎么不再多玩两天呢？”

“可，还要看亮一他们学校的情况呢，不行呀！”

“哦。”

“我起大早独自赶到奈良，马不停蹄就到唐招提寺和药王庙去了。本来，还打算游览一下秋筱寺和法华寺的佐保路，不过，遇到一件怪事，反倒绕到飞鸟一带去了。”

对她所说的怪事，舅母看来无动于衷，只看着她问：

“遇到了什么事儿？”

她心里想：在这里谈舅舅的笔迹是不合适的。假如是寻

常小事，她自会津津乐道。可那“田中孝一”的笔迹竟会如此逼真，又让她难以沉默不语。

舅母还在为停战前夕死于异国的丈夫苦苦守节，寂寞度日，她可不忍心就这么信口开河。

然而，最终又非说不可。

“上唐招提寺时，”她说，“我在寺院接待室的留言册上，见到一个人的签名，与舅舅的笔体一模一样。”

“啊……”舅母的表情看不出有多么强烈的反应，仅仅眼里流露出一种好奇的光芒，“那倒是件稀罕事儿。我还以为，没有什么人写你舅那种字呢。”

“嗨，舅妈，那简直就像是舅舅一笔写出来的。所以，我一看到那种笔体，尽管签的是别人的名字，也还是惊奇得差一点叫出声来。”

舅母依旧无动于衷地置之一笑。

“我又赶到飞鸟一带去找那个与舅舅笔迹完全一样的田中孝一的签名。因为，舅舅时常同我谈起飞鸟路的古寺宝刹。”

“那么，结果怎么样呢？”

舅母这才产生了兴趣。

“绕到安居院，我在那儿又见到了田中孝一的笔迹。”

“哎呀呀，”舅母扑哧笑出声来，“你该不是想你舅想入了魔，才看成那种字体的吧。”

“也许是吧，”节子并不违拗她，“不过，当时如果能，我真想拿舅舅的笔迹去对比一下呢。”

“真难为你有这份心意。”

“舅妈，要是离得近，我真想陪您去一趟呢。”